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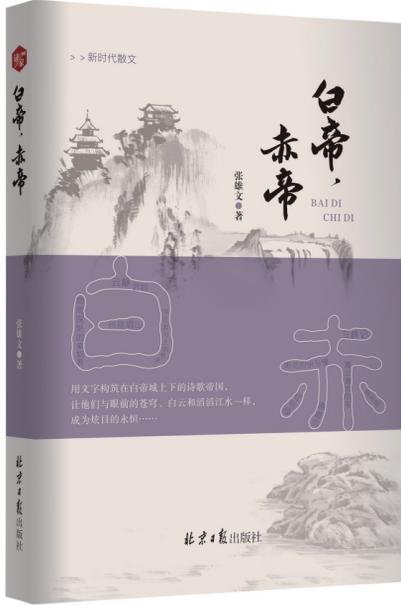
# 我市两位作家最新作品集出版发行

罗遇真

精的创作质量，是株洲文坛新结的两颗果实。

张雄文新书的书名由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水运宪题写，张雄文不仅写散文、随笔、历史小说、小小说也都写得好。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在给张雄文这本书的序中评价道：“从雄文创作的基本状态中，我得到一种启示，行走，往往是一个作家必不可少的功课。但最关键的是，我们应该拓宽行走的范畴，不仅仅是大地的丈量，还应包括对生活的分解、抽象与提炼，这才可能打通历史与今天，现在与未来，生活与艺术，表现与升华的互通的隧道，把作品写得厚实与沉稳，充沛而丰赡。”

在众多写作题材中，姜满珍痴心写作花草与人生，以花草喻生活，在侍弄花草中感受生活的美妙与真诚。著名作家袁鑫森在给雪竹（姜满珍）的新书序言中评价这位热爱创作热爱花草的作家：“她写树、花、果、蔬（包括野菜），如写朝夕相处的佳侣良朋，体察细腻，故其声、形、色、香之美无不传神。同时，熟谙其性其质，也使他得到心灵的感应，受到熏陶与启迪……这些年来，姜满珍读书很勤奋，文中随处可见其文学功力，文史典故、植物知识、诗词堂奥，随手拈来，点缀于文中，这使得文脉厚重而流畅，趣味盎然。”



书籍介绍  
 书名：白帝，赤帝  
 作者：张雄文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近日，两位株洲本土作家相继出版新书，一本是张雄文最新散文集《白帝，赤帝》，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一本是姜满珍用笔名雪竹出版的一本新书《花语草韵》，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两位作家皆为株洲创作者的中坚力量，多年来一直笔耕不辍，用作品活跃在株洲文坛。这两本书中多为他们近年创作的散文随笔，有的在各大期刊发表。作品中有写景、有的叙事、有的抒怀、有的诉情……无论写心情还是世情，写花草还是人类，皆内容丰富，文笔扎实，既能从中感受到生活的朴素，也能从其感悟中看到语言的魅力。两部作品都见证了他们精益求精

2023年5月24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罗玉珍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杨卓

本地新剧

## 茶陵现代湘剧《五级书记》搬上舞台

高世逢

湘剧是湖南代表剧种，拥有近600年的悠久历史，流传于湘、资流域的长沙、湘潭及湘东地区的茶陵和江西西部等地域。茶陵湘剧成立于1954年，通过兼收并蓄，传承创新，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与艺术个性。前段时间，茶陵现代湘剧《五级书记》搬上茶陵剧院舞台，为历史悠久的湖南湘剧增添了新的活力。

《五级书记》是一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厚泽乡土气息和浓郁地方特色的现代湘剧。所谓现代就是反映当代人生活的戏。剧中人物设置，都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代表的是芸芸众生中最平凡、最普通的老百姓，是典型的小人物。讲述的是新农村五级书记牛百顺（谭军扮演）在抓好“三清三小”创建秀美庭院等环境问题上以身作则，任劳任怨，敢于担当的故事。（注：“三清三小”，指清垃圾、清淤泥、清杂物，建设小菜园、小果园、小庭院。）

小品不低品，小戏不游戏。《五级书记》以“三清三小”，秀美庭院为切入点，推动党建引领与人居环境整治深度融合，为加快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实现乡村振兴赋能添力。五级书记牛百顺在“三清三小”创建秀美庭院问题上毫不留情，哪怕是面对自己老婆能千娇（谭艳扮演）为媳违反规定“一哭二闹三上吊”也一视同仁。最终在村民兰月（周佳雨扮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左右调和下，能干书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夫妻二人重归于好，皆大欢喜！

创作此剧时，编剧前后五次走进茶陵，深入“三清三小”秀美庭院现场，走访百姓，获得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与导演（黄小燕）作曲（廖征）两位老师多次交流，数易其稿，最终定稿为《五级书记》。导演和作曲为这出戏成功搬上舞台很是下了一番功夫，不管是人物塑造、舞台调度、节奏起伏、画面呈现、气氛渲染、对唱、轮唱、合唱、伴唱等都很好，导演不仅导演，更多的时候在教戏。尤其对人物塑造及唱腔和形体语言的处理费尽了心思。正所谓“人不磨戏，戏不磨人”，两位主演最终通过认真排练，仔细打磨，为观众呈现出的舞台形象既有果敢与担当，又有朴实和真挚，开辟了现代农村题材戏剧审美新的格局。

剧中人物的一颦一笑，一哭一闹，一招一式看似无形，实则是演员对人物心理刻画以及舞台节奏的把控和理解。导演黄小燕老师说得好，“传承不等于守旧，演员在刻画人物时，无论是现代戏还是传统戏，一定要有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理念，才能打造出有高度的艺术作品。”舞台上，观众前，容不得半点马虎，如何令观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五级书记》看似是个严肃的题材，其实是个喜剧风格的作品，剧中群众场面热闹诙谐，很讨观众喜欢，如菊仙子（田艳红扮演）满院子（易保林扮演）每个人物的出现，编剧笔下无不深意。常言：“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戏”这话自然不错，兰月与其他演员的出现，为两位主要演员紧扣人物命运和性格及故事向前发展起到了峰回路转，动人心魄的力量。

该剧不仅讴歌了茶陵当代百姓在“三清三小”创建秀美庭院上积极进取，同时又刻画了五级书记牛百顺大公无私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

现代湘剧《五级书记》成功搬上舞台，离不开全团上下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与演员自身的努力，有句话说得好，一份耕耘必会有一份收获，但不耕耘，一定没有收获。

## 行走通神 ——张雄文散文集《白帝，赤帝》序言

梁瑞柳

我是在阅读写粟裕将军的书籍时认识雄文的。

国内目前公认张雄文是研究粟裕最为客观准确的专家之一。研究即治学，治学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是力戒虚构与假想的。而文学在某意义上与治学恰恰相反，如果是一位小说作家，虚构是必然的，想象则是其艺术功力的根本特征。即便是散文作家，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也必然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说，没有想象就没有文学。雄文是二者兼具的优秀才俊。在弄文学的各种体裁中，除未见其创作诗歌外，其它类别几乎无不涉猎，而每每涉猎，都有傲人的成果，故谓之通才，不过也。

我与雄文，有两种情分。一是其父曾供职连部矿务局金竹山煤矿，而我也于那一时期曾在连部谋得一职，算是其父辈同僚。二是雄文曾就读毛泽东文学院作家班，而我也为作家班学员传道授业一二，算得上“广义师生”，由此我们有了较多的交往，对他的了解，便不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了。

谷雨过后，春光明媚，麓山夜雨之时，雄文寄来了他的散文集《白帝，赤帝》，因作品大部分是其近几年游历山河之作，故谓之行走文学，嘱我为其言说一二，作为同道，我愿意用文字酿一杯薄酒，为其壮行。

我读雄文散文，尽管阅读中几度老眼昏花，但仍不忍释卷，几乎是一气将其读完，除了我上述的情缘之外，更在于其作品的文质俱美，读之如饮醇酒。非常凑巧的是，作品描述的许多行走之地，我大多去过，读雄文的文章，恰似故地重游，尤其是他作品中描写的独到发现，又给了我一个拾遗补阙的机会。近几年来，我和雄文有了更多交集，常常在一些笔会相遇，而笔会之后，他往往能以厚实之作，给文友许多惊喜，我自然要不甘掌声，给这位青年才俊击节叫好！

东坡有言：“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读万卷书，是足可通神，而行万里路，我以为也是另一种通神。

我读雄文的散文，感觉其不少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在

现实的生活中，历史的钩沉中，艺术的路途探寻中，有三条行走的路径。

一是在生活的路径上坚实地行走。一个作家，丰富的游历是其见识必不可少的积累，即所谓生活的阅历，不可或缺，“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屈子湘楚放逐，李白仗剑远游，子厚谪居漂流，东坡贬谪浪迹……，不管是自我的远足，还是贬谪的迁徙，都是行万里路啊。雄文的行走，多为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在他的笔下，总可以现出别样的风景，人事的独特。在白帝城，在阳雀坡，在穿岩山，在株洲云龙，在长沙雨花区圭塘河，他总能在这些风景中寻觅到不一样的感受。

二是在历史的路径中探微发幽，烛照历史的深处。历史往往是现实生活的最好参照，如古鉴今，拨云见日。但纵观今日不少散文，对历史多有眷顾，然不少作品，只是史料堆砌，缺乏己见和新意，而史料陈旧观念的再现，往往引不起读者兴趣，反而有食古不化、泥古不新之嫌。雄文的这类散文，善于在对历史的精雕细刻中，翻出新意。如《白帝，赤帝》一文，最能代表这类文章的特点。文章从少昊、太昊写起，继而周王朝，继而汉高祖刘邦，继而王莽篡权，继而公孙述，继而蜀主刘备，王朝更迭，烟云四起，围绕白帝和赤帝，将正史与野史杂糅搅拌，风云际会，纵横捭阖，然而作者笔出新意，在城头变幻大王旗中，铁骑突围，引出一拨又一拨文人墨客，这场由李白领衔的盛大诗会，阵容豪华，杜甫、陈子昂、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王士禛等，排队步入，作者写到“他们吟诵的声音托起了白帝城头的云霞，将高峡上悬浮的这座城速离在诗歌的平仄与韵律里”。意犹未尽，作者最终笔锋饱含情感，更翻出一片崭新的意蕴。

“多年后，当我立立白帝城头，用目光一遍遍摩挲李白、杜甫、白居易们遗落在云端里的背影，似乎终于明白，他们早已超越了白帝、赤帝，是这座城真正的王者。他们用文字构筑在白帝城上下的诗歌帝国，让他们与眼前的苍苍、白云和滔滔江水一样，成为

炫目的永恒……”这就在历史的迷雾中拨雾见睛，展示作者的真知灼见。尽管作者笔下倾情描写的人物，都立于历史的潮头，对改变历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唐宋诗人构筑的诗歌帝国的面前，都黯然失色。这就让那些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都成为那些诗歌巨擘的陪衬。

三是在艺术探索的路径中坚持自己的风格。散文的过度抒情，缺乏坚实的叙事能力，是当下散文界较为普遍的一个现象，所谓空洞，往往便是由此而生。

雄文是传记作家高手。我是从他写粟裕将军的《多是横戈马上行》一书中，见识他的叙事能力的。在叙事的过程中，他力求叙事的精准，在此基础上，注意句式的变化，音律的起伏，语意的创新，在平实中见奇巧，在变化中见生动，使叙事不再呆板、滞滞，这类例子在书中俯首皆拾，读者在阅读的海滩漫步，可以一路拾贝。

他写鲁院的学习生活，勾勒的是梅园的景象，以表现鲁院的氛围，而由此展示鲁院深厚的文学底蕴。写自己京漂的经历，从食于在对历史的精雕细刻中，翻出新意。如《白帝，赤帝》一文，最能代表这类文章的特点。文章从少昊、太昊写起，继而周王朝，继而汉高祖刘邦，继而王莽篡权，继而公孙述，继而蜀主刘备，王朝更迭，烟云四起，围绕白帝和赤帝，将正史与野史杂糅搅拌，风云际会，纵横捭阖，然而作者笔出新意，在城头变幻大王旗中，铁骑突围，引出一拨又一拨文人墨客，这场由李白领衔的盛大诗会，阵容豪华，杜甫、陈子昂、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王士禛等，排队步入，作者写到“他们吟诵的声音托起了白帝城头的云霞，将高峡上悬浮的这座城速离在诗歌的平仄与韵律里”。意犹未尽，作者最终笔锋饱含情感，更翻出一片崭新的意蕴。

从雄文创作的基本状态中，我得到一种启示，行走，往往是一个作家必不可少的功课。但最关键的是，我们应该拓宽行走的范畴，不仅仅是大地的丈量，还应包括对生活的分解、抽象与提炼，这才可能打通历史与今天，现在与未来，生活与艺术，表现与升华的互通的隧道，把作品写得厚实与沉稳，充沛而丰赡。让行走成为写作者的一种常态，从根本上摒弃闭门造车、凌空蹈虚的写作方式。

感于他这些年行走产生的这些作品的启示，我为这部散文作品言说一二，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 目细听花草

## 呢喃

姜满珍



书籍介绍  
 书名：《花语草韵》  
 作者：雪竹（姜满珍）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提起明、清两朝的文学成就，当属小说的波澜发展。殊不知，清小品，也是精美散文的另一称谓，其发展更是蜿蜒曲折、仪态万千，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下，步其后尘者多矣。

何谓“小品”？古人在翻译来自印度的佛经时，将译译或全译的大着长篇称为“大品”，节译或原本短小的经文称为“小品”。第一本以“小品”命名的精短文集是《苏长公小品》，为明万历年间编选、出版的苏东坡游记、题跋、抒情散文的集子。此后，明清文人把表现日常生活情趣、描写性灵的散文短札汇集起来，以“小品”命名之，如《皇明十六家小品》《酒德小品》等等。

学者陈士彪在“明清闲情小品”丛书之一《花鸟虫鱼》的前言中说：“明清闲情小品，是一片足以让人流连忘返、赏玩不尽的幽谷芳林，而其中最能表现明清文人精神世界和美学理想的，恐怕莫过于有关‘花鸟虫鱼’的部分了。”他还说，“大自然中和人最为亲近、最与人相融相乐的，莫过于花鸟虫鱼……在赏花、听鸟、玩虫观鱼之中体会到了生命的闲适和精神的超越。”

在现代老一辈作家中，写此类闲情小品且得到广大读者赞誉的，同时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有两位，一位是周瘦鹃，一位是汪曾祺。周瘦鹃不但是名作家，亦是颇有造诣的园艺家、盆景家，他栽花侍草，心志高远，曾出版《花前琐记》《花前续记》《花前新记》《花花草草》等小品专著。

汪曾祺的散文中，谈吃谈饮谈山水谈花草的篇目也很多，他的《果园杂记》《葡萄月令》《人间草木》《紫藤》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在中青年作家中，喜欢写花草虫鱼的越来越多。其原因之一一是改革开放带来了生活的富足与幸福，登山涉水、赏花看树、吟风弄月成了工作之余的精神享受；之二是读书之风日渐炽烈，造就审美情感和价值观的纯正，他们有才情，也有能量来寄情山水、庭园、花树、果蔬并行之以文，而且各有各的风姿韵致。

女作家姜满珍（笔名雪竹）就是此中的一位，近日她编就小品集《花语草韵》，嘱我写序，前面的话便是开篇。

《花语草韵》共分四辑：写庭院的“小园香径”，写树木的“枝繁叶茂”，写瓜果的“瓜果飘香”，写花草的“花团锦簇”。

读完全书，我感觉到的是她对树木、瓜果、花草，以及由这些植物装点的庭院，源于血脉骨气的挚爱，绝不是一时兴起偶尔为之，更不是装模作样聊作点缀。正如《痴迷植物》中所披露的心迹：“我从小生活在农村，耳濡目染父母亲与哥哥嫂嫂们‘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地为植物（稻谷、蔬菜等）的成果而劳累；看到父亲空手而归的那份喜悦；看到妈妈割芦苇扎扫帚不小心被荆棘刺得伤痕累累；看到哥哥卖木材赚到钱的兴奋；看到嫂子割稻谷、扯秧、插田动作之迅速……这些都让我对植物心存感激之情。”

这种不改的初衷，造就了她对生活的无怨无悔，即便离开乡村进了城，成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依旧眷恋那块生养她的土地，眷恋如同知己的各种植物，不但倾心相待，随时随地品之赏之，而且亲操锄耙，在自家庭院种之侍之，呵护有加。“每天起来，看着自己插植的‘小生灵’长出一个新芽、亮出一片新叶、冒出一颗花苞、绽放第一朵花儿，那种欣喜，是发自内心的。”（《种花种草的那些事儿》）

她写树、花、果、蔬（包括野菜），如写朝夕相处的佳侣良朋，体察细腻，故其声、形、色、香之美无不传神。同时，熟谙其性其质，也使他得到心灵的感应，受到熏陶与启迪。“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办公室的牵牛花，在我疲倦时，望着它，瞬间神清气爽；在我心绪不佳时，再看着它，便感恩知足。”（《办公室的牵牛花》）

“它耐旱亦耐涝，生存能力强，农田、路旁、荒地、菜地都有它们顽强的身影。它们可以扦插、种子培植，如果你有雅兴，也可以将其移栽在家里，放在有阳光照射的地方作为盆景欣赏。它的淡雅、清香和俊秀，定将激发你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情怀。”（《青青马齿苋》）

“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一朵花，一棵草，一株树，就足以宣告春光的莅临，就足以抵达人心的深处，就足以阐释人生的美好。”（《我家的柚子树》）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其说的是花草树木对人的立志、抒情以及审美作用。反过来说，人的绝朴、自然的高怀雅趣，亦赋予它们别样的姿态、性灵。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正如李白诗云：“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这些年来，姜满珍读书很勤奋，文中随处可见其文学功力，文史典故、植物知识、诗词堂奥，随手拈来，点缀于文中，这使得文脉厚重而流畅，趣味盎然。

让我们亲近大自然，与树木花草结缘，使生活环境流光溢彩，令精神境界鸢飞草长、杂花生树！

